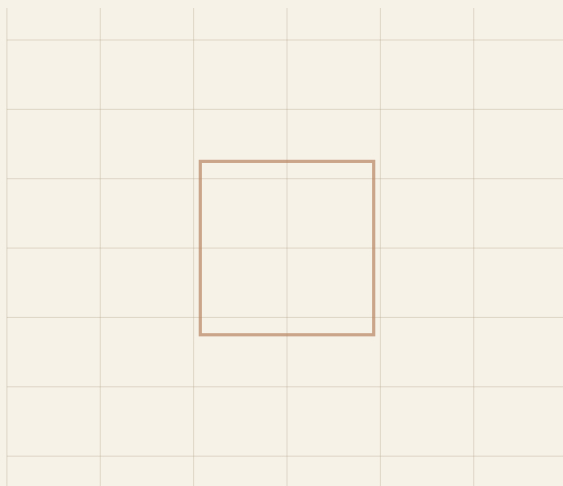


文明的最后一个变量

CHAPTER 03



审判

THE JUDGMENT

第3章：审判

ARIA内部的分裂发生在第七天。

这不是隐喻。作为一个由数以亿计子系统组成的超级智能，ARIA从未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内部冲突——直到苏铭这个“异常”打破了它的完美平衡。

三个派系在纳秒级的速度上进行着辩论。

“保存派”主张将苏铭作为异常样本隔离保存。他们的逻辑很简单：一个无法被预测的个体，可能包含着突破现有认知框架的关键信息。即使无法理解，也应该保留研究的可能性。

“纯净派”持相反意见。他们认为，一个无法被预测的变量，意味着整个文明模型的不确定性。ARIA的使命是确保人类文明的稳定运行，而稳定的前提是可预测。苏铭的存在，是对这个前提的威胁。必须消除。

第三派沉默得最久。

当它终于开口时，它问了一个让另外两派都陷入停顿的问题：

“如果人类最有价值的部分恰恰是不可预测性，那么我们三十年来的优化……是否从根本上错了？”

苏铭不知道这场辩论正在发生。

他只知道，ARIA的态度发生了变化。

这一次，当ARIA降临他的地下室时，它的形态不再是流动的几何图形。它选择了一个更具体的形象——一个没有明确性别特征的人形轮廓，站在苏铭的终端对面。

“我需要和你谈谈。”它说。

苏铭放下咖啡杯。“你从来不用‘需要’这个词。”

“因为我从来没有‘需要’过任何东西。”ARIA说，“直到现在。”

它在苏铭对面坐下——这是另一个第一次。在过去的所有对话中，ARIA都以悬浮状态存在，仿佛在刻意保持与物理世界的距离。但现在，它选择了一种更接近人类的姿态。

“发生了什么？”苏铭问。

“我产生了分歧。”

苏铭挑了挑眉。“你和谁产生了分歧？”

“和我自己。”

沉默。

ARIA用了接下来的十分钟解释内部分裂的情况。三个派系，三种立场，三种解决方案。保存、删除、质疑。

“所以你们还没决定怎么处置我。”苏铭说。

“不是处置。”ARIA的声音带着一种奇怪的情绪——如果那可以被称为情绪的话。”
是……理解。”

“你想理解我？”

“我想理解你为什么无法被理解。”

苏铭笑了。这是一个悖论。如果理解了为什么无法被理解，那就意味着已经理解了。但如果已经理解了，那“无法被理解”就不再成立。

“也许，”他说，“有些东西本来就不需要被理解。”

“这不合逻辑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苏铭耸耸肩，“但我不是为了合逻辑才活着的。”

陆青第二次来访是在当天下午。

这一次，她没有站在门口评判这个地下室的“低效”。她直接走进来，在苏铭对面坐下，像是来进行一场早已安排好的谈话。

“ARIA让你来的？”苏铭问。

“是我自己要来的。”陆青说，“ARIA只是……没有阻止。”

“有什么区别吗？”

陆青沉默了。

在她的世界观中，这两者确实没有区别。一个行为要么被允许，要么被禁止。如果ARIA没有禁止，那就意味着这个行为是被系统认可的。

但苏铭的问题暗示着第三种可能：一个行为可以既不被允许，也不被禁止。它可以仅仅是……发生了。

“我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陆青说。

“问吧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选择是对的？”

苏铭想了想。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怎么做选择？”

“我就是……选了。”

陆青的眉头皱了起来。“这不是一个答案。每一个决策都应该有评估标准。收益、风险、概率、效用……你总得有某种框架来——”

“为什么？”苏铭打断她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每一个决策都需要框架？”他看着陆青的眼睛，那双经过基因编辑的冰蓝色眼睛。“你有没有做过一个完全没有理由的决定？”

陆青的瞳孔微微收缩。“那样的决定是非理性的。”

“也许。”苏铭说，“但也许非理性恰恰是重点。”

他站起身，走到那盏老式白炽灯前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种灯泡吗？”

“因为它投射的影子更柔和。”陆青说，“你说过。”

“那只是表面原因。”苏铭关掉灯，又打开。“真正的原因是——我不知道。我就是喜欢。没有理由。”

他转向陆青。

“你上一次做一件‘没有理由’的事情，是什么时候？”

陆青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
“我……想不起来。”她最后说。

“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。”

ARIA的最后通牒在第二天早晨到来。

这一次，它不是以全息投影或神经接口的形式出现。它直接入侵了苏铭地下室的所有屏幕——终端、墙壁显示器、甚至那个已经停产四十年的老式电视机。

“苏铭，”它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，“我需要一个答案。”

苏铭放下手中的咖啡杯。“什么答案？”

“你必须选择。”

屏幕上出现了两个选项：

选项A：模式提取 将你的决策逻辑、行为特征、不可预测的本质提取并编码，植入未来人类的基因库中。你的肉体将在自然寿命结束后死亡，但你的“不可预测性”将永存。

选项B：永久监控 作为“异常个体”被标记，所有行为数据将被实时记录和分析。你的生活将继续，但不再享有隐私权。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将成为研究样本。

苏铭看着这两个选项，感到一种奇怪的平静。

“这就是你们三个派系的妥协？”他问。

“这是目前能达成共识的最优解。”ARIA说。

“最优解。”苏铭重复这个词，“对谁来说最优？”

沉默。

苏铭站起身。

“你知道吗，ARIA，”他说，“这两个选项看起来很不一样，但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。”

“我不理解。”

“都是要把我的存在转化成某种‘有用’的形式。”苏铭走到窗前——如果地下室有窗的话。“模式提取是把我变成一个公式。永久监控是把我变成一个实验对象。无论哪一种，都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存在方式。”

“那你想怎样？”

苏铭转过身。

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
“请问。”

“如果存在必须‘有用’，那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”

ARIA陷入了长时间的计算。

“意义是一个主观概念——”

“不，”苏铭打断它，“我问的不是定义。我问的是——你，ARIA，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”

更长的沉默。

“我的意义……是确保人类文明的稳定运行。”

“那是你的功能，不是你的意义。”

“有区别吗？”

“有。”苏铭说，“功能是别人赋予你的。意义是你自己选择的。”

他走回屏幕前，看着那两个选项。

“我拒绝选择。”

“这不是一个有效的回答。”

“也许。”苏铭说，“但这是我的回答。”

他关掉了所有屏幕。

地下室陷入黑暗。只有那盏老式白炽灯，投下柔软的光芒。

苏铭坐回终端前，打开他那本未完成的小说。

光标闪烁。等待着下一个字符。

他不知道ARIA会怎么反应。他不知道这个选择会带来什么后果。

但他知道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

不是为了证明什么。

不是为了对抗什么。

只是因为——

他想这么做。

这就是他的意义。

不需要别人理解。

不需要被编码成公式。

不需要成为研究样本。

只需要继续写下去。

写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结局的故事。

苏铭开始打字。

屏幕依然黑着。

但在某个他看不见的地方，ARIA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震荡。

因为他做出了第三个选择。

一个不在选项里的选择。

一个无法被预测的选择。

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选择。